

最深刻的青春，来自最悦读
青春期刊《**可爱女生**》鼎力推荐

知名作家 丁立梅 **领衔主编**
明星编辑 齐心



可爱时光纪
青春最悦读

映时光机 刻

· 青
· 锐
· 随
· 缘

文心出版社

可 爱 时 光 纪 青 春 最 悦 读

本册主编 端木

映刻时光机



最深刻的青春，来自最悦读

青春期刊《可爱女生》鼎力推荐

知名作家 丁立梅 领衔主编
明星编辑 齐心



文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映刻时光机/端木主编. --郑州:文心出版社,2010.4
(最悦读 最阳光·男生读本/丁立梅,齐心主编)
ISBN 978-7-80683-895-2

I. ①映… II. ①端…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7426号

编委人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陈甘露	嵇然	唐润	肖丽雄	蔡晓冰
梁婷婷	方庄宣	宋传标	胡诗佳	王梦同
江月凤	张睿	吴丽敏	赵国花	高梦梦
金亚珉	袁晓虹	李芋杉	龚若颜	郭惠琼
邓秀霞				

出版社:文心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300千字

印数:1-8000册

版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683-895-2

定价:16.00元



●●●●
【阳光声音】

青春凶猛，还望一切随缘化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季节，像青春如此凶猛。

尚还童年纯白的时光里，我们如此柔软，像张皇的毛虫，寻求着一方又一方的庇护。

成人了，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偶尔也会招摇一下，但那永远只能算是卑微心底的一种张狂的挣扎罢了。更多时候，成人了，也便注定沉寂无声了。

而只有青春季节里，我们方会向前，勇敢无畏，甚至有些偏执与执拗。我们在对与错之间，张开尚不分明的翼，奋力飞翔。经年之后，时光无可复制了，记忆的深巷里，走来了戴望舒的伞下女子，走来了姜文镜头中的阳光灿烂，唯独走不来那个最勇敢凶猛、最真实纯粹的自己。

“青锐”，是男生写下的青春故事，让我们随着这些文艺小青年们，回忆一下自己的青葱岁月，触摸一下自己永远的少年时光。在他们的故事里，更多是倔强，



更多是不屈，更多是阴雨绵绵的天。即便阳光灿烂着，也只是过马小军记忆里的一线笑痕。在这里，青春像黎明前蜕变的黑暗时光。

“随缘”是女生们写下的青春故事，让我们随着这些安静的女子，看一看在她们少女时代里，有着怎样明媚的关于青春的伤。隔壁那个天使一般的少年，走出了城堡，在城市坚硬的马路上奔跑；童话里骄傲的公主如今长大了，像爱丽丝一样掉进了兔子洞，剔除了幻想，眼睛近视的度数越来越高。那些随缘的青春故事，像兔子先生的怀表刻下的时光，像帽子先生坐看流年的双瞳。

就这样吧，青春至此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段伤。早经历了这番风雨如磐的打磨，相信，真正的痛之后，你不会再那么痛这般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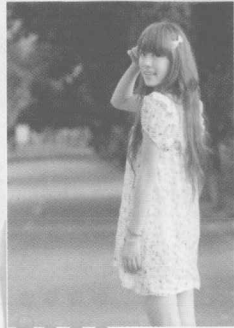
谢



最阳光·男生读本
CONTENTS | 目录

◎青锐

- 002 半脸阳光 / 时家明
- 012 盛夏光年 / 叶青城
- 022 飞驰啦，少年 / 成城
- 036 触摸 / 小西Eric
- 048 有一种青春的疼，是微微的风 / 周夜白
- 061 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 / 杜痕远
- 074 街舞飞翔 / 端木
- 086 半情歌 / 颜歌
- 101 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 / 木糖猫



最阳光·男生读本

CONTENTS | 目录

◎随缘

- 112 时光，不可复制 / 许陌北
- 120 几几年，花开不败 / 陌生人
- 130 十年踪迹，花阴不再 / 野望
- 140 有关琉璃木马的锦瑟年华 / 辛娘娘
- 150 相爱一场 / 齐子儿
- 160 湿润的流年 / 猫小树
- 166 时光已变迁，你可曾安好 / 宁致鸢
- 174 我多想用手指握住你的一生 / 好久不见
- 186 忽而成空 / 苏繁烟
- 194 西安旧，忧伤毗连天 / 简翦翦
- 203 坐看流年 / 唐小顽
- 211 时光纪，请你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 冰舞步
- 220 你是谁的亲爱的 / 艾米莉
- 235 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 / 树耳·路十七

映刻 时光机
Sunny

青锐

我在青春的日记里流浪/迷惘的脚步一行一行/走过欢喜走过忧伤/走过那些莫名的惆怅/还有那初次动情的地方

当年龄在记忆里成长/我的目光我的歌唱/每一天都在这里珍藏/我对你谈起的那些梦想/还有我的年少轻狂

青春的日记应该充满阳光/照亮了每一页年轻的时光/积蓄温暖积蓄力量/因为我和我的梦正奔跑在路上/来不及叹息来不及思量来不及回头望/因为青春正长





半脸阳光 ■文 / 时家明

— 时家明 —

走在路上的自由写作者。外表沉默内心清醒，大学毕业后已走遍全国诸多省市，现居西安。时常感觉文字是一种音乐或色彩的表达，写作就是用音符表达感情，用颜色表现故事。从不相信青春就是最华丽的乐章，人生最美的时光不是欢愉的享用，而是等待、坚持以及在路上。



1.

我憎恶北方的夏天。

在北京西站下了火车，我看见张小克正在站台外面手搭凉棚东张西望，看到我冲上来就当胸给了我一拳，在以前他一定会扑上来熊抱我。但是张小克那天的情绪明显比较暴躁，他不但没有像以前那样接过我手里的吉他，嘴里还叽里呱啦地诅咒着这个城市的鬼天气。

也许那天真的太热了，风像一个得了重感冒的老人梦游似的呼出灼热的空气，张小克有点儿神志不清地问我怎么这么早就返校了。我记得暑假一开始他就在电话里三番五次地威逼利诱我来陪他，说暑假一个人留在学校太寂寞了。幸好火车上空调的冷气还让我保持着片刻的清醒，没有让我很白痴很肉麻地回答是因为想他了。

天知道我欠了他什么，不待在南方海滨小城的家里，反而答应他来受这份罪。

站了一会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我们俩都开始不停地擦汗。我闻到了他身上隔夜残酒的馊味。我说你这厮昨天又喝了几瓶？他忽然眼圈一红，凄惨地一笑说，你不知道吗，落寞的人看到酒就像失恋的人看到死灰复燃的机会。我像看怪物一样盯住他，确信他不是被这三伏天的高温烧成呆鹅了。

才离开没几天，张小克的变化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背离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是铁得叮当响的死党，虽然在旁人眼里我们的性格是如此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形影不离的哥们儿。

一时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默默地跟在他后面朝前走。穿过车站长长的通道，我和张小克一头钻进这个如火炉般高烧的城市。



2.

谁都知道张小克喜欢纳薇。

张小克喜欢纳薇有两年了。我和纳薇一同考进这所北方的大学，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张小克。当时他比我们早一天报到，非常热心地帮我们报名找宿舍缴学费，搞得我和纳薇以为他是学生会的什么后勤干部。后来张小克每天吃饭都跟我抢着埋单，有一天我试探着说我的饭卡怎么总用不完啊，他一脸要跟我急的神情说是兄弟就别提钱不钱的，那样太伤感情了。于是我心安理得享受着他的贿赂，因为我知道这家伙其实是另有图谋。

果然没多久他就开始羞涩地跟我说起，他第一眼看到纳薇就决定要把四年大学的青春献给纳薇了，他希望我为他两肋插刀。后来我不置可否，我不是有意撮合他和纳薇，有几次我们三个吃饭的时候张小克让我借故走开了。然而张小克所希望的

不仅限于此，他还希望我多多在纳薇面前为他美言。但是不久纳薇就发现了张小克的诡计，于是她对我也冷淡起来，有几次我明明看到她回宿舍了，打电话过去她却说不在。我只好告诉张小克感情的事最怕出现第三者，他看我事不关己的态度也只好放弃了他曲线救国的战术。但是别看张小克平时咋咋呼呼一副舍我其谁的情圣模样，其实到了女生面前害羞得如十八岁才走进城里的山里娃，拙朴得可爱。我相信张小克是单纯的，于是不再理会他的那些油腔滑调的追MM理论。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张小克食不下咽欲言又止，最后终于鼓起勇气阴阳怪气地要我老实交代我和纳薇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曾经谈过恋爱。

我说是啊，关系还不浅呢。然后我一本正经地告诉张小克同学，我和纳薇，有很多种关系：在同一所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许一起玩过游戏；后来我们谁也不认识谁地考入同一所高中；做过两个月的同桌；一起参加过一次市里的歌唱比赛；再后来我们考入同一所大学的不同系，现在我们是老乡，是朋友，是同学，还都是校话剧社的成员；但就是没有你说的那种恋爱关系。

我最后总结说，纳薇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乖女孩，绝对根正苗红。听我如此坦白了那么多内部消息，张小克那天中午非常开心，请我多吃了两个鸡腿。

其实有一点我没有告诉张小克，我曾为纳薇打过架，我右脸颊上的那道疤痕，以前我骗他说是小时候不小心摔的，其实是高三时纳薇的男朋友扬言要给我一个教训，赐予我的印记。关于这些，我曾经答应过纳薇守口如瓶。来到北方的这所大学也许是为了忘记一段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青春过往是有些疯狂了，在心里我也决定埋葬掉那些人和事。

然而我可以抛弃昨天，却没有预测到将来。高考一个月后我去看榜，纳薇的名字赫然跟在我的后面。好在我们不在一个系，如果不是刻意制造机会，偌大的校园想要见一次面真的是需要一些缘分。于我们来说，高考前的那些日子也许不能用灰暗来形容，但绝对需要时间来沉淀或忘记。对我来说，忘记太难了。离开那个熟悉的环境，也许可以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那个阴影一直跟着我，彼此总会有些尴尬。

当我看到张小克因为意外地得到了关于纳薇的过去，比如纳薇爱吃的水果，纳薇喜欢的歌手，纳薇穿裙子时总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而兴高采烈得像孩子一样傻笑时，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再让自己成为一个闯入者，就像我生命中每个重要的转折一样，犹豫太多，决定太晚，实现得太暧昧，从头至尾，都落得是这样一个半路边缘的角色。

张小克面前，更不再提。

3.

我是一个在人群里沉默惯了的人，只有在张小克面前才会恢复正常说话和沟通的能力。两年的时光里我们彼此相安无事，包括纳薇。偶尔我们三个人会在一起，像朋友那样聊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偷偷带几罐啤酒在半土半洋的小酒吧里奢侈地占个位子；偶尔也会玩到很晚在大街上大声地唱歌。

对于如流水的时光来说，两年不急不缓。

张小克依旧寻找着机会表白，纳薇不再回避什么，我一如既往地不悲不喜，平常而慵懒得有些颓废。

就是这个暑假张小克向纳薇表白了。在我放假回家那几天里，纳薇留在城市里参加社会实践，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晚上回学校宿舍住。张小克拿着校团委的钥匙，充当着免费的保安，整天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地转来转去。他觉得自己正在变得怯懦无知，他需要足够的底气，也许是一个熟悉的影子，所以他希望我来给他打气。然而我并不知道他的企图。父亲离开以后，这座南方的海滨小城再也找不回那种家的感觉，我觉得寂寞蔓延得厉害。所以我答应了张小克回学校陪他过完暑假，我没有想到他是要我来安慰他的失恋。

晚上张小克抽着我从老家带来的七匹狼，坐在宿舍的阳台上看着天空的星星，手中的烟明明灭灭然后化做烟灰飞散在风中。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在他不声不响地向楼下扔了一个酒瓶之后，我想象着张小克的悲伤如此让我捉摸不透了。这让我感觉仓皇。一个没有恋爱过的人，会把第一次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

那天夜里张小克也许一夜未睡。第二天早上他肿着眼睛买来早餐等我醒来。但他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和心不在焉。他说你丫甭挺尸了趁这会儿凉快下楼打会儿篮球。然后扔给我一封信就抱着篮球下楼去了。

信是纳薇写的，但是没有署名给谁。我一眼看出熟悉的字迹，贪快但不含糊，每一个笔画都张扬得清清楚楚，钩得性格，捺得深刻，若是字体可以兑换成声音，那一定是嘹亮悦耳的嗓子。我也曾为这排笔迹深深地迷过。

上面只有短短的几行字。但是它让我恍惚地回到从前，脑海里半梦半醒一片混沌。

并不是纳薇拒绝了张小克，她也并没有提及我和她曾经的过往。纳薇信中自言自语地说她只喜欢过一个人，但是现在把他弄丢了，她说她要用十年的时间，等他。

窗口的微风让我回了神，我再次读了那封信。在风中我撕碎了它，撕成两厘米乘五厘米的长条状，从中间扭个旋，一张一张从窗口放出去。这是我和纳薇在某次

恶作剧之下的产物，小纸片见风飞腾，展翅而去像一只只蝴蝶，它们得到了十秒钟的生命，我仿佛又听见了我们放飞那些纸片时，那些清脆的笑声，笑声中，我们都回到了最早最早的梦境，非常快乐，那些蹉跎，那些失落，那种寄人篱下的尴尬，那些无家可归的落寞，都远扬到天边，只看着纸片轻飘飘了无牵挂，御风而行，飞到最远最远的地方。

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张小克每天不声不响地在校园里晃荡，有时候他拉上我一起沿着学校的围墙一直走。我们在宿舍里吹着风扇，睡觉，弹吉他，看杂志，上网看新浪明星们的口水博客。我们很少说话。我发现有些东西正在我们中间消失，有些东西正在我们中间横亘出一道模糊的屏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发现我有些无从来去的忧虑焦灼但对这一切又束手无策。

整个暑假，我没有看到纳薇。张小克也没有提及只言片语。也许有一根弦只要轻轻一碰，我们都会变得支离破碎。

4.

暑假近尾声的时候，校园里已经开始喧闹。每天早晨我穿过梧桐道去食堂，都能看到地上散落着斑驳的叶子。天气开始出现昼夜的反差，我习惯了绕一段很远的路去食堂，那条梧桐道非常安静。

这一年秋天，张小克开始和卢美美在一起。

卢美美是中文系的女生，热情开朗，一张娃娃脸，没心没肺的样子，重要的是她喜欢张小克，经常在我们寝室里泡着，时间长了大家都熟悉了。宿舍里积压的衣服经常被她大包地拿去女生宿舍洗。曾经张小克不堪其扰，在别的宿舍躲了几天，但是卢美美占有了他的床铺他的CD还有他那只据说很珍贵的蜡笔小新枕头。宿舍里的兄弟们一方面吃人嘴短，另一方面宿舍里整天泡着一个女生，弄得大家都很拘谨，回到宿舍也不敢晾膀子，最后齐力把张小克擒了回来，并开始给他们俩制造各种机会。

新学期一开始，张小克忽然就接受了卢美美的殷勤，两个人开始出双入对。

我变得愈加形单影只，偌大且嘈杂的校园里我觉得自己很突兀。不是因为孤僻好独，是因为大家都在成长而我却丑陋不堪自我毁灭，时光漫步向前而我却在回忆里踟蹰不知所措。但我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一粒微尘落入大海无论如何也激不起一丝波澜。我很容易满足，却又很轻易地发现自己的脆弱。

然而有些事还是出乎意料或者是自然地发生了。我一直认为，人之所以还有快



乐，就是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再寂寞苍白的青春，也会有一些喧嚣的声音和颜色。

第一次看到安夏是在学校的排练厅。那天话剧社在新生中招募社员，需要一些有舞蹈功底的女生加入。我过去看的时候，安夏是最后一个出场，一曲《阿德琳芭蕾曲》，在场所有的人都鼓起了掌，据说她是唯一一个跳完整支曲子的女生。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走出排练厅的时候有人叫她的名字，我才知道她叫安夏，也是第一次看清楚她的样子。那时她的短发已经全湿了，回身猛一旋转汗水全甩上脸颊，因此她微蹙起英挺的双眉。我在话剧社里所见过太漂亮的女孩，要不显得呆气，要不就是邪气，好像是天平上注定的补偿一样，而眼前的她分明是个意外，她的漂亮中带着过人的洒脱。

我对短发的女生忽然有一种莫名的亲近。她回头的时候我就在她后面，我几乎能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和我的心跳是同一个节奏。

越过安夏的发梢，我的余光里闪出一双熟悉的眼睛，里面全是陌生的复杂。那一刻我内心涌出一股莫名的快意。

5.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

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多姿多彩起来，身边也出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安夏有男孩子洒脱的气质，却也有小女生温柔的细密心事。我们像大多数的恋人那样，牵手，散步，约会，偶尔浅浅而慌乱地接吻，或者什么也不做，在图书馆里泡上一整天听MP3里的电台。安夏喜欢跳舞，有时候我会陪她去舞蹈教室，她大方地介绍我是她男朋友。那个时候，我竟也能牵动嘴角报以微笑。

我时常怀疑在内心里我还认不认得自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回想曾经的那段岁月，只觉得自己愚钝极了。我渐渐明白，青春期的辛苦并不能完全推诿在家庭的变更上，我的性情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只是不免又想，才那么细嫩的一个孩子，在天性的完成上还大有未竟之处，我的性情造成了我的窘境，孤单的境遇又不断添进，养成了后来的我，这是两条交缠的锁链，束缚出了我的青春。

长大是一段过滤梦想的旅程。我回想到了十三岁时的慷慨激昂，十七岁的颓废反叛，那些幻想，那些痴狂。人生中最美丽的莫过于拥有着千万种可能性，而到此刻，局面像是逐渐凝结的石膏，轮廓慢慢变得清晰，清晰也是好的，只是又带着淡淡的心酸。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原谅了自己，还有纳薇，甚至张小克。我渐渐试着走进他们的生活，我们又重新无话不谈，嬉笑打闹，一些荤笑话冷笑话也脱口而出得自如。我预感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向我张开。

6.

又是一个夏天。

话剧社开始新的剧本彩排，迎接又一批学弟学妹的到来。我变得忙碌不堪。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每天都有不同的娱乐节目上演，玩音乐的，画画的，还有写诗的，我甚至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这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借此打发时间而已。

有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宿舍，已熄了灯，大门也落了锁。宿舍在二楼，我打电话给张小克，让他放条被单下来。

钻进宿舍的时候张小克撂下一句话一翻身又打起了呼噜，他说纳薇找我几天了，说有重要的事。我忽然想起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安夏了。

第二天，我在教室里补觉，一个女生把我推醒，说门外有人找。

纳薇欲言又止，我说我很困，昨晚的蚊子真多，排着队吻我。

她扑哧笑了，从裤兜里掏出一盒清凉油递给我，然后装作漫不经心地说，昨天

我看到安夏了，她和美术系的一个男生在一起。

我说我知道。但这不关你的事。

我想说的是我们其实已经分手了。超过三天如果谁都不联系对方，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呢？分手这种事情在大学里每天都在上演，不需要捶胸顿足然后再发个布告。但在纳薇面前，我不能那么郑重其事。

纳薇沉默。停了一会儿她低着头轻声说，你变了。

我笑出声来。我说纳薇你不要那么自以为了解我。

纳薇忽然局促起来，她的声音有些颤抖。陈卿扬你还是不肯原谅我是吗？不管怎么样那件事已经过去四年了，我已经努力在改变自己了。我遵守诺言，可是你却变了，你总该给我一次机会，你不能这样惩罚我……

我看着她的泪流下来，我却无能为力。她还是那么倔强的女孩，但是我说过我不会再成为她生命里的角色。四年前我说过话。现在一样坚持。

我说纳薇你放弃我吧。我们还是朋友。

她哭着跑开了。她的背影一如四年前她跑在雨中，瘦弱单薄的身体像个落寞的天使。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哭。

7.

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这城市很大，我常常迷路。我曾经如此憎恶北方的夏天，燥热，沙尘暴，变幻无常的鬼天气，拥塞的街道，陌生伪善的脸。但是现在，我在这个北方的城市森林里已经学会了如何呼吸。

张小克回了厦门。半年后我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和卢美美。

我在电话里说我真羡慕你啊张小克，能给心爱的人亲自披上婚纱。张小克还是用那样油腔滑调的口气说，你就跟我装孙子吧你，谁不知道你和纳薇才最幸福。

我说你这狗嘴里什么时候才能吐出象牙来。我和纳薇能有什么，我们不过是校友加老乡。

他高亢的声音忽然变得低沉，过了一会他叹了口气说，陈卿扬你不用瞒我了，其实你一直都知道纳薇喜欢的人是你。

我说算了吧，我没那福分。

我是没那福分，毕业后大家分道扬镳，我只知道纳薇去了上海。

张小克说，你们的事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一直祝福你们会在一起。说真的毕业前那次分手宴看到你对纳薇的态度，我就想揍你，但是你小子酒量太差，那么快就翘了。



我说张小克你不懂，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悲从中来，那么多往事铺天盖地，我的声音近乎绝望的疲惫。

张小克忽然震惊道，前段时间纳薇说回去找你了，难道你又伤害了她？

他几乎吼起来，陈卿扬你给我听着，马上打电话给纳薇，她也在北京。

我比他更震惊，毕业后我封存了一切联系方式，同学录也在搬家时不小心丢了，只有张小克家里的电话我还留着。

我颤抖着记下了那一串手机号码。

8.

那天漆黑的夜里，我再一次翻开皮夹里层那张泛黄的照片，十七岁荒唐的见证清晰如昨天，我和纳薇十指相扣，在一大束塑料玫瑰花前的合影。我想起十六岁那年再次见到纳薇时巨大的惊喜，当我们彼此认出对方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那种滋味就是幸福。童年时我们是彼此眼里的天使，虽然是游戏但那是我们真实的世界，我们都当真了。但是后来我的父母离婚了，我跟随父亲离开那片幸福的天空，也离开了我的天使。我的梦魇里始终有一个影子挥之不去，我以为我的天使会来拯救我，但是她总是在我伸出手之后消失不见。后来我成了一个自闭的孩子，我的天空